M. Durand

C 18

Copie de A.3138
pour
M. DURAND

阮氏西山記
歸仁諸傳附
一本

3

四靈名二人使與阮椿出一支兵下歸仁城城初在符吉縣岳修闍槃城以居亦号歸仁城

四靈（二人名）使與阮椿出一支兵下歸仁城（城初在符吉縣岳修闍槃城以居亦号歸仁城）掠城中猝聞蠻兵嘛喇衆皆驚散欽差延撫阮克宣（一云延撫祥）棄城遁

岳自率一支兵由乾陽淡水二處（並属符離）奪取暫倉督徵騰（主乾阳庫）欽差亮（主淡場皆鈇姓）皆走岳追殺亮等滅族遂據遞仁城建西山旗号分置中前左右後五屯

舉兵抗椿進據昂江（属蓬山）岳軍至碧鷄山（属符離）會仝庫（属蓬山）有富家名卞曰（鈇姓）聞変客使人投于朝自出家丁数百迎戰不克死之岳進狼山（属蓬山）

遇該隊莊該隊進　兵與三藝軍拒戰岳敗之追至石津嶺

遞仁城思義夾界獲其象五匹　人會安廣南庫名集亭符離李才皆以兵應岳

集亭軍号忠勇義李才軍号和義戰劌醉飲裸身懸金銀紙襁示以

必死人莫敢攖其鋒　官軍大舉進勦駙馬一前營員子姓名失詳將中軍

屯清孝亭該隊衛鈌姓為先鋒　舘岳先鋒集亭李才與衛交

戰駙馬一以十奇軍五百人接應為忠義和義軍所殲衛軍没駙馬

一敗走岳兵進茶曲江辰我舟師由大海門策應　漂八沙渚岳

擄獲户翰水兵五十名并大礮十輛乃築板津沙壘

使人守之而還十二月我師進逼板津壘總戎成贊理寘皆鈌姓連戰皆捷

擄莽户翰水兵五十名并大礮十輛乃築板津沙壘使人守之而还十二月我師進逼板津壘總戎成贊理亶(皆缺姓)連戦皆捷乘勝直進碧鷄山與節制尊室香兵合椿返兵扼截岳繼至我軍撓壘相拒岳乃令曰掌奇李(即李才)集亭侯由蔓捿上路進至仝毱而下(蔓捿仝毱皆屬逢山山名)直趨棣陽江(屬逢山)分道埋伏以遏朝兵遙路鷄山之南有芋梟馬(屬符離)椿卒奇兵掩伏以為策応分扒已定岳身卒正兵與我三支兵鏖戦椿衝夆之香陣洨成亶退棣陽為賊伏兵訖害獲其象四匹岳勢大振乃留椿按守遶仁遺將掠取延慶平康平順自統大兵進取廣南岳軍于檜江(屬延福)李軍于勢江(屬濰川)集亭軍于金山(屬河東)之沙渚

以為声援甲午統兵輝(鈇姓)與獻郡公阮文逸將兵進討我師失利岳進
擾美市庫(屬和榮)逸設奇掩羣岳兵潰退保勢江築新府于天祿(濰川地名)前
江後山擾除屯(府屯今遺跡存)為持久計官軍累攻不克逸難之該隊丁雄謂之
曰將軍在此　夾攻賊不足平矣逸乾之退兵美市造戰艚置大
礮暗從　木板阻扌進船逆流而上直達營江(屬汙淜源頭)
乘夜順流而下先扒一支兵鄉救以　溪心出其不意襲岳營逸
自兵船進駛勢江李迎戰敗泗水逊生退與岳合我軍前後夾攻鎗礮
齊發岳兵大陷遂潰走退擾板津珠塢(二水名屬廣平山)既而揀精壯潛由山蛮
上道徑出營江直下與逸戰于会安逸兵郝屯富和(屬和榮今里地存俗号左軍獻里)扼江為

齊夯岳兵大陷遂潰走退據板津珠塢(二水名屬廣美平山)既而揀精壯潛由山蛮
上道徑出營江直下與逸戰于会安逸兵却屯富和(屬和榮今塁地存俗号左軍獻塁)扼江為
險丁雄猷沙囊計詐敗走岳兵追之水大至多溺死岳屢挫于逸不
能進遂每集亭逸據檜江两使調遣面(鉄壮)屯美市庯李才屯勢江以
為犄角仍揮四靈自襲逼仁後不肯從岳返安象源雄據至是反
與椿戰于芹澳(水名屬綏遠)被擄岳誅之是年夏龍湖營留守宋福洽阮科
睑督領五營将士及義虎軍(姜兵别号)克復平順延慶平康軍次煙崗(即雲峯)
秋鄭将黄五福南侵襲取順化是冬
𢈈尊幸㡳俱(汛名廣南和榮縣)留從子暘守俱㡳祢東宮岳欵挾以令衆乃分

兵三道邀截之夏東宮由上道行至河育[延福源頭]集亭李才逼回会安五福

既克富春兵踰海雲山岳迎拏于錦汐[屬延福]集亭軍先潰惧奔津渆

[屬逢山]田唐[後為廣督所殺]岳斋李才走板津復邀東宮还逷仁會福洽軍進克

富安步兵屯春臺水兵扳淋澳[屬富安同春]使人會于岳曰还我東宮不抁大

兵且至無去路矣岳惧盡將貨寶藏于西山上迁東宮于河蔡安泰

[二地名屬綏遠]以避之使其屬潘　詣五福軍乞降請為前驅福摧撥

岳西山長校壮節將軍威令阮有整　賚敕印旗劒與之且覘敵情

整还言岳兄弟相貌不常　岳謀立東宮以收人望迎还

芃江[屬綏遠]以女壽香妻之㝬請正王位東宮不從遂出東宮從臣尊

整还言岳兄弟相貌不常　岳謀立東宮以收人望迎还

芃江（属䋲遠）以女壽香雲之屡請正王位東宮不從遂出東宮從臣尊室靖尊室睦于外使人詣福洽請降福洽信之不為備惠兵奄至襲擊福洽退軍烔崗岳留李才守富安才尋詣福洽軍以富（安）降辰五福進次珠塢會疫作福亦病不能軍語將校曰西賊氣燄方張吾老矣諸將恐非他对手意欲引退岳和議使適至遂畫海雲關為界留裴世達守順化而引兵北逐道死順化協鎮撫黎貴惇常按西山地鈐有云十二年彊其彊莫禦請及早撲滅鄭主森以為迂濶置之已而尊室鬢尊室春起兵廣南援升奠二府岳敗之復取其地留守將阮

文睿鎮守復回遞仁自立為明夯主公以惠為輔政呂為少傅椿為元
戎憲為軍師滔為士師新為吏部泊為户部志為禮部求為
兵部裴文白為刑部范彥為內侯裴得宣為太尉鄧文真為御
尉亩為調遣義為督府雲為總戎威為都督軫為指揮陵接
紅並為都司（諸人名皆缺姓）丙申春岳迁東宮于十塔寺（在閣欒城北）二月修築閣
欒城（閣欒城一名城耒一作蚍欒故占國都也在綏遠縣安南北順把耕三村地規制卑狹岳因首址而高之砌以蜂石周圍十里許高一丈二尺厚約二丈城门五前開二门右曰衛门左曰新
開门左右前後各一门東南東北西北三角各築土山城西築鼎耳堤西南為郊坛城内築子城中搆八角殿今武公墓亶前為八角樓今昭忠祠又前為巷蓬宮左右環以翼廊為視
事之所宮前為南樓门左有祠堂右有武庙遺址尚有存者嘉隆十二年撤蜂石移築新莅在綏遠縣安美思美二村地故城中今已湮塞成田東北二面城腳廢為官路惟仙趐塔
及石象石貌尚存則占故物也）僭称天王鑄金印屡缺三鑄乃成籍遞仁三

事之所宫前為南樓门左有祠堂右有武庙遺址尚有存者嘉隆十二年撤蜂石移築新
莅在綏遠縣安芠思芠二村地故城中今已湮塞成田東北二面城脚廢為官路惟仙趐塔

及石象石犯尚存則占故物也僭祢天王鑄金印屢鈌三鑄乃成以籍遞仁三
縣民為兵五丁取一遣呂惠分将之進逼淋澳福洽董二支兵
拒戰義骸接紅合兵競勦左支義虎軍潰福洽退守
潘郎屬平順惠乘勝直進芽莊屬延慶留義骸接守延慶紅守石
雲守沱㳂營並屬富安而还既而接紅構隙相攻岳命指
揮彰與雲合勦福洽返兵出戰斬義骸于芽莊屯辰呂舟師
抵嘉定
睿尊幸鎮边今边和呂撓柴棍即嘉定會東山道杜清仁起兵勤王

所至辟易夏五月收復柴棍吕奪載倉粟奔回逷仁椿自封元戎心頗不滿托病返回瀧漨袁屬綏遠至是謀反岳掩拏殺之冬十月岳子寔生發喜砲開宴為樂東宮乘間駕海入嘉定岳追之不及獲辰降將李才據昭泰山屬边和以叛聞東宮來乃引兵下柴棍立東宮為新政王

孱尊為太上王丁酉岳遣其臣杜富焦使于鄭求廣南閫節鄭主森亦厭兵乃授岳廣南鎮守宣尉大使封恭國公春三月岳復使吕惠致嘉定水兵陣于牛渚屬嘉定與我兵相持步兵由鎮边上道下旭门李才拒戰為惠所敗新政王退保争江

月岳復使呂惠致嘉定水兵陣于牛渚（屬嘉定）與我兵相持炎兵由鎮边上道下旭门李才拒戰為惠所敗新政王退保争江（屬嘉定）復趍茶津（屬定祥）尋下巴越（屬永隆）為惠兵害（嘉隆八年追贈穆王今祀于宣王祠）太上王幸龍川（屬河仙）惠遣掌奇誠（缺姓）踵其後太上王及尊室胴（興祖第二子衩追封海東郡王）同殉難呂惠还遣仁留總督朱虎將軍司致威調遣和該隊振（皆缺姓）援嘉定先是我

世祖從虜尊南幸至是起兵龍川進援三埠（屬定祥）戊戌春正月我

師進克柴棍總督朱善奔北辰岳自立為明德皇帝偽号泰德元年名闍槃城為皇帝城以惠為節制呂為龍驤將軍復

遣總督朱司欽威護駕范彥以水師南入

世祖自將拏之杜清仁斬司欽威于牛渚總兵阮文红進次鹿野斬岳廉陵二將（皆鈇姓）范彥敗之我師乘勝收蕃平順進逼延慶府庚子（黎景興四十一年清乾隆四十六年）偽岳泰德三年

世祖即王位于柴棍誅逆臣杜清仁岳聞之喜曰右方（清仁官外右方郡公故云）既死諸將不足慮也遂復圖南向壬寅春三月岳與惠出戰船數百艘入芹蒢海口衝我舟師于七岐江乘勝進擾雷巤三岐直逼牛渚我師失利退保三埠夏四月岳步兵自鎮边由上道往嘉定會平順節制尊室裕以和義兵入援遇于芙園

三岐直逼牛渚我師失利退保三埠夏四月岳歩兵自鎮边

由上道往嘉定会平順節制尊室裕以和義兵入援遇于芙園

(屬潘鎮)詃伏掩拏斬范彦於參良橋(屬潘鎮)彦岳愛將也勇力絶

倫岳聞彦死如失左右手以和義道兵皆清人遂盡殺清人

之在嘉定萬餘投屍滿江辰

世祖幸吕埠岳遣都督学(鈌姓)蹑其後為我阮金品截殺餘衆潰

走惠兵掩至背水為陣我師却

世祖幸富國島岳惠引兵回畄東山降將杜閑蛰户部伯(鈌姓)守

嘉定秋八月掌奇郡公朱文接来援閑蛰异敗走

世祖復回嘉定癸卯春二月岳復遣呂惠以舟船入芹蒢進逼牛渚文接兵潰

世祖幸三埠阮黃德領後惠麾兵鏖戰黃德與其屬五百人皆為惠所俘

世祖幸崑崙島復徙氷崑惠遣張文多（說都尉鎮御尉多）率水兵回之效重勢甚急會風雨晝晦文多舟船蕩覆

世祖稷泊于古骨山復幸富國島尋如暹請援惠乃留夂多守嘉定甲辰

世祖以暹兵回由北滄海口直抵巴忐荼溫娥沕沙的所至皆披靡

嘉定甲辰

世祖以暹兵回由北淦海口直抵巴忒茶温斌沏泌的訖至皆披靡

文接龔夆文多於斌沏江殺傷甚衆文多奔龍湖告急惠復

引兵至茭戟不利欸引还有叛臣黎春覺教惠以勁卒伏於淡

江吹蔑江（属定祥）而誘暹兵来暹将昭曾明霜寺紐於累勝又

不知除易直下美袂惠伏兵卒起水陸夾攻暹兵大敗僅存

残兵效千由山路回乙巳春正月

世祖幸土珠嶼㝵從古骨嶼三月復如暹惠畄鄧文真守嘉

定而还丙午惠欸取富春岳初止之會鄭将范吳俅代裴世

達守順化使其屬阮孚如往遞仁覘虛寔孚如與岳降及阮有
整素相善具言清化可取狀有整者鄭權及黃素履門屬也
素履黃五福门畱也 先是鄭主森殂素履為三府驕兵所殺整在乂安聞
變恐見逮乃挈眷駕海投于岳岳愛其才整亦盡心計畫演
圖陣以鍊兵立考試以取士言無不從至是請進取順化岳然
之命惠節制水步諸軍整為右軍都督其壻武文壬為左軍
都督呂卒水兵繼發夏五月惠進克富春使呂守之而自卒
水兵直取北河彰書回報語見惠傳岳不悅使人止之則惠兵船已駕
海矣及聞惠克昇龍乃大驚恐其擁兵在外非片紙可召乃卒

17

水兵直取北河彩書回報語見惠傳岳不悅使人止之則惠兵船已駕

海矣及聞惠克昇龍乃大驚恐其擁兵在外非片紙可召乃率

親兵五百人亟赴富春增鍊銳兵倍道北馳有掌進者又安劇

盜也嘯聚徒党向殺西賊岳至乂安見有数十人赤身立路旁各

執竹筒杜子控称行商被掌進抄掠去此不送岳使人尾之到

寂處数十人各拔出筒中短刀乱斫岳兵帶傷而回又有一艘舟子

候過河中流鑿舟溺殺之皆掌進徒党也自是岳益恨去惧晝

行路宿不敢行留民家比至昇龍皆鵠面鳩形不成模樣辰黎

顯尊已宴駕太孫黎惟祈嗣是為昭統帝聞岳至率百官躬南郊門

岳驅兵疾馳使人約以改日相見次日黎嗣皇駕至岳拱立階上使
惠降階迎之既入岳踞中坐嗣皇與惠分左右坐嗣皇從容言黎
家遭鄭氏僭弄垂二百年今賴貴國仗義行仁為蔽邑整頓
乾坤再造之功靡知所報請割幾郡邑以犒賞將士岳答曰本
以鄭氏專制故為此尊扶之舉縱鄭氏土地一寸不留若黎氏土地
一寸亦不敢取惟願嗣皇奮發乾綱保安宇內世睦鄰邦此兩國
之福也嗣皇駕出岳起立使惠送出門外岳之初至也中外去
惧或勸嗣皇上表乞降者及既見岳而還人情始安留旬日岳

惧或勸嗣皇上表乞降者及既見岳而还人情始安留旬日岳

挈惠及将士南还至乂安留其將阮文𤤶鎮守岳既还邊仁以惠

為北平王鎮順化呂為東定王鎮嘉定而自称中央皇帝岳既

得志日肆淫暴又淫惠妻人皆醜之北侵之役鄭氏貨室一歸于

惠岳索之不與惠欲併廣南之地岳亦不與遂成仇隙然而惠

猶未動也先遣其属往邊仁講觧至茶勾（水名属廣芰）岳使中侯現（缺姓）邀

殺之惠乃傳檄效岳之罪惡至以豺狼狗彘目之（檄文有曰罪莫大於弑君焉可一朝輕平諫不咱則易位寔開萬世安危僞吏部胡仝所作也）

岳見之大怒遂治兵相攻惠自恃勢大引兵

直擣邊仁而遣其將阮文訓以舟船進逼海門（属富安）以絶嘉定

之援丁未春正月惠進圍遠仁城岳檻惠子札即光纘堅壁自守
惠築土山架大礮彈落城中如斗大岳使人拾之哭告于偽祠
岳將鄧文真自嘉定回援至富安為訓所敗走灵峯山屬符離尋
被擒岳乃於城上呼惠語之曰皮鍋煑肉弟心何忍相向慟哭
久之惠心動遂有講解意夏六月惠使幸臣陳文紀入城講和
岳放札于外各解兵修好以為界在板津思義以南岳主之
升奠以北惠主之惠乃留都虞候阮文用鎮廣南而自引兵
还時岳將阮文睿在乂安聞变將兵由景福名源上道潛回遠仁
初阮黃德被俘屬睿麾下及潛回德亦從别道復遠于我岳

初阮黃德被俘屬壽麾下及潛回德亦從別道復遶于我岳
與惠既有隙自是人各有心不暇南窺矣秋七月
世祖自暹返斾進柢芹蒢海口吕退守諒埠(屬边和)岳將范文参
守柴棍我軍敗(攻)之不下乃假作岳密書言参驕横使吕設計殺
之而詭投参所参大驚即詐起白旗卒兵下諒埠吕与参已降
遂奔遶仁尋死参後力屈投降復謀反坐誅戊申岳遣阮文壽
與僞户部泊(姓鈇)將兵進取廣南軍次婆練(水名屬濰川)惠將阮光燿
武文勇邀擊敗之退守茶曲壽為燿勇伏兵所擄泊奔还是

冬惠称帝於富春僞号光中元年舉兵而北黎嗣君出奔遂
併有安南之地語見惠傳辰我
世祖既克嘉定乘勝復收平順延慶平康声勢振薄御衛
文者西山上邑人也為岳名將累立戰功兄弟五人並授官爵後
文與岳寡妹通岳收文及其弟掌營指揮二人皆缺姓皆殺之文父
名例年八十亦遇害文次弟名賜名院恐禍及已入嘉定投降
自此部曲離心争投歸于我岳勢日穷蹙株守遶仁廣義富安
而已壬子星晝現從日旁秋惠死子朴名光纘僭位岳初聞
惠病率親僚屬三百餘人與其妹往視至椒津聞惠已死乃还

而已壬子星晝現從日旁秋惠死子朴名光纘僭位岳初聞
惠病卒親僚屬三百餘人與其妹徃視至扳津聞惠已死乃還
（一說岳聞惠死卒屬往弔即至廣南界首守屯者阻之乃還）独遣其妹往弔焉癸丑春三月岳築新府于
乾陽（山名屬符離今遺址存）造戰艦于棣陽津次大索民間田器鑄巨鐘一
置南樓門每撞輙異鳴（相傳鐘鳴貼埃郡〻乃〻）岳惡之沉于湖夏六月我兵
圍逼遏仁城岳遣子寳拒之軍敗潰走夜岳以得病馳書富
春告急光纘遣太尉范公興護駕阮文訓大司隸黎忠大司馬
吳文楚等率步兵萬七千餘象八十匹大統領鄧文真率舟師
三十餘艘分五道八援我師解圍還與等八遏仁城岳以金銀各一

盘槁師興乃籍府庫收甲兵而據其城岳憤恚嘔血死辰十一月

也（僭位十六年年五十六）光纘封岳子宝為孝公割符離一縣為食邑号曰

小朝其母激之曰開拓土宇皆汝父功也今但食一縣與其受辱

母寧死乎宝遂有他意興彝以病回富春侍中参護裴得宙

（太師裴得宣之子）與阮文訓相継留守名為輔宝其寔陰制之也宝既

為光纘削奪又為文訓等脅制心甚不平丙辰光纘遣大司棣

黎忠（一云黎忠美）代訓鎮守歸仁吏部黎敵叶鎮丁巳夏

世祖親董舟師入施耐海口攻之不下遂進次廣南沱瀼汎令

人客諭宝曰今我兵鎮進取廣南次取歸仁汝欲雪父仇宜招

世祖親董舟師八施耐海口攻之不下遂進次廣南沱瀼汛令
人密諭寔曰今我兵鎮進取廣南次取歸仁汝欵雪父仇宜招
隽首軍侯兵臨城下殺黎忠以迎王師帶罪立功在此一舉
毋以父罪及子見去我斷不殺降也其圖之秋我兵还嘉定
寔自得密諭陰有歸順之志戊午忠聞火傳阮光耀與諸將
不睦乃自率部回富春留吏部黎敬輔寔寔遂因敬而據其
城一說淵清侯留輔寔遂因之使都督段文葛　　阮文紿據富安市上表
請降于我且言昔者微子抜周張良歸漢誠以天命所在也
乞大兵速来願為前驅

世祖納之命阮文誠等往接應寔收召首曲部得效百人進取廣南光纘遣光耀止之寔引还耀躡其後發兵圍逼仁光纘以大兵繼至辰我師未来寔自度勢孤出東門適去為光纘所獲解回富春監禁寔仰藥死

○阮文惠

阮文惠岳之弟也聲如巨鐘目閃若電光狡黠善戰閈人皆憚之乙未襲破富安岳上其功於黃五福權授西山校前鋒將軍其冬岳僭号封為輔政及岳称帝拜龍驤將軍四欵嘉定臨陣必親先士卒号令嚴明部曲皆屬心焉丙午岳使惠襲

定臨陣必親先士卒号令嚴明部曲皆屬心焉丙午岳使惠襲
順化阮有整武文仕以下皆屬之順化自鄭氏占據留屯兵三千更
戍兵三萬設大將副將督視副督視各一籍民以益兵墾田以積
穀隱然為南陲重鎮大將造郡公范吳俅怯懦炅与副將
黄体有智勇與俅不相能惠久有窺順化之志先遣衛士
以禍福惑俅從將士設大齋壇日夜不息惠步兵過海雲山
鄭守將黄義摧戰死水兵由海門入金鼓振天俅聞報自
齋壇愴惶遁謀乘象禦之軍士久疲皆無戰心惠密使有整

以蠟書約黃体內應為(而)偽達于俅俅以整與体同出五福門

下益恨去懼遂有迎降之志既而惠兵掩至水兵夾攻俅使

体出城迎戰富春城臨江城高二丈餘不能仰射忽江水暴漲

惠舟師逼城对射而縱兵囲諸城門体與其子二人力戰殺射

数百人棄碑俱盡使人請于俅不許体大怒欲入城先殺俅而

後出戰已見城上竪白旗矣体復麾兵以短刀接戰殺数十人

二子皆沒于陣体力屈亦自頸於象棚上惠長驅入城大肆殺

戮北兵在城中数萬人皆殲之其奔出城外者盡為土民所殺

督視阮璫亦死於乱軍中俅面縛降送回歸仁尋殺之惠既

戮北兵在城中数萬人皆殲之其奔出城外者盡為土民所殺
督視阮瑺亦死於乱軍中俅向縛降送回遞仁尋殺之惠既
克富春乘勝攻洞海守將寧遜棄城遁惠遂奄有順化之
地修理羅河首界有整勸惠乘勝直取北河惠曰北河人最
夌豈可輕易整曰北河人維整一人整去便為空國公請勿与
惠笑曰他人無可与或在君尔整失色驚謝曰整亦甚言北河
之無人才耳今鄭氏以臣脅君國人夌不與將軍誠能以扶
黎滅鄭為名天下莫不響應此千載一会也惠素驚悍得
整言大喜乃遣整先以舟師駕海約至渭潢舉烽為信惠

留守富春回書報岳而自統大隊兵船継発整过乂清各遠
逸兵登陸張大聲勢無敢拒之者比至渭潢守將望風奔潰
收倉粟粟效萬斛遂舉火為信會南風大競惠師船数百旗
幟鮮明清乂人望見嘆曰負毒蛇咬家鷄整誠有罪然亦曠
世之舉也惠既抵渭潢軍声大振鄭主棕鄭森之子遣辰忠侯鉄名以
歩兵下山南建忠侯丁錫禳以舟師截路江作一字陣惠夜以
艨衝戰船五艘先進逼嚕江而陣壊兵爭射之西船寂然不
動比曉知是空船則藥碑已盡惠兵船掩至乘風縱擊火
礮熏天影碑横截右樹辰忠軍先潰壊退保邯江山南鎮守

動此曉知是空船則棄碑已盡惠兵船掩至乘風縱擊火
礟東天影碑橫截右樹辰忠軍先潰壞退保邯江山南鎮守
杜世胤棄鎮走昇龍城大棖老將碩郡公黃馮基步兵次萬
春湖水師屯翠靄惠連破之鼓譟直抵西龍津鄭主棕戎服
臨陣指揮諸軍西師縱大噴筒衝陣而入鄭師大潰惠遂入
城頓兵鄭府中下令招安辰六月二十六日也鄭主棕奔山西為
逓民賺送惠軍棕途詗自頸惠撫其尸曰可惜好男子當初若
早早迎降不失富貴何苦自殘命以王禮瘞之惠入城之日
先遣人達于黎帝請以明日進謁惠詣萬壽殿拜見黎帝

命扶起生之別揭温存慰劳惠対曰臣崛起西山久仰聖德因
以鄭氏凌迫故天假手于臣一舉殄之北亦陛下威德訖致黎帝
曰爰謝厚情何以為贈惠謝曰臣以尊扶来敢計功利今日之事
渾是天意耶如人象船艘臣肱驅衆至如水際衰南風競豈臣力
訖肱辨天命陛下一統寰宇從今立綱陳紀安内寧外亦臣受其
賜矣從容賜茶而退整因言於惠曰將軍在北以尊扶為名非曰
私謁其事未白宜擇日朝見使一國共知方是正人之舉惠從之
秋七月初七日請黎帝詣大朝于敬天殿惠率士卒從端門入行
五拜三叩頭禮自陳滅鄭之功并將軍民部簿進呈並啗多處

秋七月初七日請黎帝設大朝于敬天殿惠率士卒從端門入行五拜三叩頭禮自陳滅鄭之功并將軍民部簿進呈並唱分處黎帝受之翌日封惠為元帥翊正扶運威國公惠拜受訖私謂整曰我提數萬衆一擧而定北河尺土寸民莫非我有倘我稱帝稱王有何不可所以讓而不為者厚黎家也元帥國公之命於我何加毋以官爵寵我也整知惠意不滿乃言黎帝以少女玉欣妻之辰黎帝已不豫惠彊請設朝受賀頒一統詔書于大興門外翌日黎帝大漸玉欣請惠入問疾惠曰我遠來國人尚未見信使我入侍萬一宮車宴駕毋乃遺我以不白之者耶既而黎

帝崩嗣孫維祁立是為昭統帝　王欣與嗣孫素不相能陰以一二事短于
惠惠感之欵緩登極之禮聞嗣孫已即位事遂止成服日惠衣
服立殿左有執事一人竊笑命推出斬之及發引惠身送至河
津而返居無何岳自遞仁城至畨甸日惠從岳南歸語見岳傳至乂
安謀據其地聞羅山處士阮浹名以書幣招之使者催促者數
次既至惠勵色待曰久聞其名故欵一見先生何一向偃蹇意以
僕非英雄耶浹曰鄭氏僭弄垂二百年將軍一舉滅之挈土地
而歸黎夫誰曰非英雄若乘人之危利人之災是以義
始而以利終則奸雄矣惠瞿然而起曰人言先生天下士名不虛

始而以利終則奸雄矣惠矍然而起曰人言先生天下士名不虛傳矣遂改容禮之初惠謀南還不使整知之及至乂安整復尾其後固請從惠曰今鄭將碩人未除北河非君不可因賜之黃金二十兩白金二百兩使與阮文膺守乂安都督武招遠屯河中武文仕屯洞海以為犄角之勢私謂膺曰整奔亡命投為反覆不可信我初欲假手北人殺之不意復遯死相附於姜又不忍捨乂安乃彼家貫宜細察動靜而防備之脫有变馳書以告遂引兵南歸整在乂安糾合鄉勇陰有爭據乂安之志會黎諸臣復立

晏都王鄭檮黎嗣君孤立召整自衛整既至晏都王檮走以功

拜平章軍國重事大司徒鵬忠公開武成軍營惠在富春與岳

有隙虜岳蓋將也陰弍于惠整受以金幣厚結虜約以謀去武

招遠撓乂安修撗山壘畫靈江為界如前朝故事虜亦書復

之声跡稍露文任知馳書告变辰惠與岳連兵不果行乃使任

迅往乂安捕虜且察整去就任得命倍道疾馳至河中則虜

已從上道先回遏仁任乃点兵徵糧分屯要害貽書問整與虜

通之故整復書辨明任復善言慰觧使之安心丁未黎君遣

皇親維褸平章事陳公燦（東安安仲進士）給事中吳儒（富川知止進士）齎書如富

已從上道先回遏仁仕乃点兵徵糧多屯要害貽書詰整與虜
通之故整復書辨明仕復善言慰懇解使之安心丁未黎君遣

祆

皇親維褸平章事陳公燦東安安仲進士給事中吳儒富川知止進士賫書如富
春請乂安之地書中畧言乂安乃本朝中興根本之地與清化為股

肱

肱郡夂臣武將多出於此宿衛之士亦揀丁壯充補若收其人而棄
其地求之人情寔不相安貴國初来本以尊扶為第一義貴國
王曾云果屬黎家土地一寸不取皇天后土寔聞此言近聞遣將出
戍乂安初与边臣惹事近接移文始知執以去秋割地犒師為辞
小子新膺曆服未究前因經飾廷臣查明割地之約是指布政
明令二州不干乂安界省且犒師以地不如以幣請計地入總數年

年送至界上豈不是無窮之利惟貴國裁之惠怒擲其書于地曰這書是何人做將以我為兒子可欺耶昔我趨兵而北滅鄭扶黎一統輿圖皆我再造使我據有其地誰能争之北朝但以上公為報不知上公名号於我何加追先帝賓天嗣君承統凡事皆我為之主張不此之务乃納我叛臣與我抗衡横謀争又安之地以若此為人情得否忍耐今日之事不須多言已派出左軍久任提数萬兵来取賊巢首馘只恐鋒鏑之下玉石不分未知嗣君保得無恙否燦神色不变從容言曰王且息怒容僕明言昔者太祖平吳開國功务如天聖尊拓土開彊威加海外石碑以北

任提數萬兵来取賊整首馘只恐鋒鏑之下王石不分来矣嗣
君保得無恙否燦神色不変從容言曰王且息怒容僕明言昔
者太祖平吴開國功劣如天聖尊拓土開疆威加海外石碑以北
共惟帝臣及莫氏僭干鄭王糾合同志復立黎氏故能号令四
方数世以来雖云脅制而正朝所在鐘虡不改天下故黎之天下
也大王一駕而抵京城雖曰威灵有截亦惟尊扶大義人所信從不
然八人之國安得如此易易先帝一見禮貌極隆公爵册命繼而
封王自是本朝故典不可以是為薄先帝臨崩嗣君継立凡事
二稟白大王不為之主而誰主不可以是為劣阮整尾從委之留
守不可謂叛乂安本朝故地不可謂争昔人有言大國有征伐

之岳小國有守禦之固今使臣知有奉命聘問而已此外非所
敢知亦不能逆料也反覆辨論無少屈惠怒命錮于獄吳文楚
請殺之惠曰北河士夫惟燦尚有人色盍少留之使中書陳文
紀禮部阮文約諭意燦以死自誓紀出語人曰漢有蘇子卿
黎有陳功燦竊謂古今人不相及哉辰惠與岳方治兵相攻因語
文紀曰蕭墻之变不可外聞今北使在北歸之則漏國情殺之則
負不諱之名乃遣之歸而使都督武文月以舟師送至丹崖海外
漏其舟沉之燦等俱遇害辰四月十一日也月还以遭風報而秘其
事會惠與岳講和而歸語於下曰阮整落魄窮丁我為他畫出

事會惠與岳講和而歸語於下曰阮整落魄窮丁我為他畫出
眉目今翺翔北河號令一國偃然以鄭師自居又欲謀爭乂安與
我抗衡此而不誅何以令衆郎令吳文楚潘文璘領軍出乂安
從文任節制師至清化鎮守黎適退屯貞江之北楚沿山行
潛度漆馬江襲其後適軍潰為楚所殺整以属將阮如泰為
統領寗遜為參贊軍務至珠球聞適死歎依三疊山為固至澗
水則任軍已过疊山泰迎戰不敵沒于陣遜走匿民家免整
聞報急遣其子有攸領五銳奇兵先行至青厥江渠壘固

守夜天氣寒冽軍士皆燒柴対燎任潛使人穿壘引銃視火處
轟擊無不中者攸兵驚乱潰走鼇在平望聞報星夜引兵回城
挈妻子犇京北黎嗣君倉卒不知所為亦卒宮眷過河薄暮
任入城縱兵大掠遣部將阮文和追鼇及之戰于三層山有攸
力閗死于陣鼇馬仆為所獲送回昇龍任数其罪斬之黎嗣皇
奔保祿山中初惠之遣任北出也業有成約而心頗忌之密語吳文
楚潘文璘曰任王兄壻也我與王兄有隙彼心不自安是行握重
兵入人國事変不可逆料我所慮不在北河只在任耳汝等宜
察之於微聲之火燃撲其始微則易為力也及任乘勝長驅如入

楚潘文璹曰任王兄壻也我與王兄有隙彼心不自安是行挾重
兵八人國事变不可逆料我所慮不在北河只在任耳汝等宜

察之扵微譬之火燃撲其始微則易為力也及任乘勝長驅如入
虛邑既得阮整揚揚自得出入輿衛踰僭無度辰陳光珠在
京北黃曰選在山南丁錫壤在海陽各擁兵雄據豪傑之士處
處並起任由是始有懼意有嘉林機舍人陳廷尉自称故黎詹
事言扵任曰北河恐任雖渫而思黎之心未釋嗣君一去未卜回
期今有崇讓公黎惟權先帝在時已正位東宮壬寅之变為驕
兵所廢公能復言之掛一紙于大興門不日之間文武畢集天下
之事運之如反掌耳任命之使人迎崇讓公待以上公禮居于勤

政殿左边遍求故黎諸臣亦無一人至者京中呼曰監國吏目楚
言于任曰我着崇讓公面目如何驅来得人自古天下亦非誰家
私物如可取則取之何事倩一市如監國作木偶主人我久頓
城中反為他作流寓客兵耶任曰北河人心尚思黎氏不得不
姑從家望公等徒知健鬪而已北事已有我乏主之楚默然退
語久璘曰鄙制侮人甚矣着他有何才分敢以卒徒待我乃
陰摘任所行不法事指為反狀引久璘証其事密使人告于
惠惠曰死矣武久任我固知其必反果然乃下令出師日値兼
行十餘日已抵昇龍適漏四鼓督睡不之覺惠馳入卧内使武士

陰擿任所行不法事指為反狀引文璘証其事密使人告于惠惠曰死矣武文任我固知其必反果然乃下令出師日值兼行十餘日已抵昇龍適漏四鼓任昏睡不之覺惠馳入卧內使武士黄文利手刃之舁尸出府堂後黎明以吳文楚代領其衆仍以崇讓公維禮監國主黎祀悉召故黎諸臣詣闕故有侍郎吳任（青威左青威人故黎進士得罪遯竄至是始出頭）首因陳文紀求見惠素聞其才器重之拜侍中直學士任因引其党潘輝益阮世璦阮衙阮伯瀾阮瑜陳伯覽武輝瑨段阮俊陸續謁見拜益侍中御史璦協辦大學士餘各授以官故國師阮侃故平章潘黎藩皆以老乞休故行參從裴輝璧托病不肯拜僉都御史阮輝濯飲藥

自盡故黎諸臣或逃避山藪或遁跡民家吳任教惠皆逼致之寧遜初逃匿不肯出捉其弟鄉貢某良出斬之以惧遜後始出不久以病遁惠乃留內侯潘文璘掌府阮文用都督阮霅戶部陳順言學士吳任從文楚守昇龍置酒大會語之曰楚璘吾之爪牙吳任吾之新臣用言吾之心腹也今以全轄十一鎮軍國庶務委之咱其便宜行事須会同商議勿以新舊間隔是吾所望也又曰黎嗣皇本吾所立為人暗弱自取敗亡今以崇讓公監國恐將来嗣君又與之相争是我階之為乱故不得不留司徒楚輔之俟四郊略定當即召还我寔不以北河為利也於是復回富春

也又曰黎嗣皇本吾所立為人暗弱自取敗亡今以棄讓公監國恐
將来嗣君又與之相爭是我階之為乱故不得不留司徒楚輔
之侯四郊略定當即召还我寔不以北河為利也於是復回富春
初黎城失守黎嗣君遣侍臣黎侗與尊室数十人扈從國母阮
氏及宮眷如高平依督鎮阮輝宿通書龍憑營求两廣總督
孫士毅提兵赴援廵撫孫永清曰開邊大事利害不細請熹
壽之毅曰貢臣之難不可不救若以傖荒賜隣則九夷八蛮之
臣事中國者將安賴乎乃渃黎侗等問狀侗等言黎氏有國三
百餘年以恩惠結民心以禮義培士氣故雖叛逆僭干而戴
黎之心猶耶只以鄭氏脅制人情憤惋西山乘釁以扶黎滅

鄭為名故國人遂不之拒不意彼既得志愈肆猖獗窃據國城致嗣君播迁于外由是耰耡棘矜處處並起咸称黎氏不謀同辞如蒙上國垂字小之仁徧師厭境為彦之聲援國人聞之孰不興起誓志同讐想亦不至甚費天朝兵力也毅郎泒左江兵備道湯雄業護黎國母及宮眷至南寧城安頓遂上表畧言黎氏貢臣該嗣孫倒應承襲不幸該國破滅該毋妻敫開哀訴情寔不憐清乾隆帝覽奏語内閣大学士和珅曰安南黎維祈雖未受封然是應継之人玆尚在中國自圖興復國人尚恢戴首亦有可了之理阮惠恃強奪國法

母妻數開哀訴情寔不憐清乾隆帝覧奏語内閣大学士和珅曰安南黎維祈雖未受封然是應繼之人茲尚在中國自圖興復國人尚依戴苗亦有可了之理阮惠恃彊奪國法不容已派廣西兵以備調遣若仍前猖獗即率大兵四面会勦明正其罪着傳諭士毅先行檄送安南俾咸知之毅復奏安南中國故地若復黎之後因以兵戍之是存黎而得安南尤為兩得廵撫孫永清抗疏言方今黎阮相争黎必為阮所併莫若按兵不動然後乘其弊而取之未為晚也清帝竟從毅請永清以與毅意不合称病不行毅獨奏詔率兩廣雲貴四路兵二十萬分為二道一從諒山来毅率之一從宣光来貴

州總兵率之並咱毅節制先遣阮輝宿田尋黎嗣君所在先是黎嗣君在保祿山中崎嶇溪　洞潛往海阳山南絆合姜旅為文楚所破於梧桐復駕海八清化微服回京北之鳳眼容使親臣陳名案黎維亶間道如清請援至太平聞清已出師乃还士毅已抵關騰書告諭有能生獲岳惠的身解納者便是首功西將阮文艷潘啓分守諒山見檄文惶恐一日之間士兵逃去太平敵分先諳關上降文艷自度孤軍不能支斂衆逭道文楚初聞報使文臣阮徛等齎崇讓公維謹及臣民禀文三道詣軍次求援師毅却之楚乃会諸將商議戰守機宜吳壬曰今清師之来

求緩師殺却之楚乃会諸將商議戰守機宜吴任曰今清師之来
國人多張大聲勢驚動人心我軍有事差派纔一出輙遭殺戮
北河隸兵籍者得隙便逃衆情不堅内憂必作戰之不克守之
不堅均之非善策也今惟有先以水師出下山屯宿步軍肅隊
而行退保三疊山水陸相通據險以守遣人馳書富春告急俟
後決戰未晚楚曰敵来不戰望風先奔如得罪於北平王何任
曰古之良將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動我今全軍而退不過許
他竒驕一宿隨後驅之庸何妨乎若以獲罪僕請于北平王

前暴白言之公請勿与楚乃啓傳京北太諒諸鎮声言會築
月德江土壘而潛收軍以歸移洛海陽山西諸鎮守刻日會化
城山南鎮整飾船艘俟水軍至並發分派已定忽報清師已出
南關楚謀引退璘曰兵不以衆國不以大今握兵在外敵來不
戰但彼虛声恐喝遽尔退縮何以將為遂驅兵北渡夜至月德
江南岸聞清師已次三層山璘督將士冒寒乱渡多溺死及
岸者為清邏卒所殘璘急揮兵退单騎走回楚大驚秘其敗
令諸將肅隊而行至三疊山分屯固守急使阮久雪一作丁公雪馳回告
急報遂抵北黎嗣君迎謁一路啓行直低珥河津次毅軍南岸

急毅遂抵(京)北黎嗣君迎謁一路啓行直低珥河津次毅軍南岸沙堆中造浮橋以通往来次日宣封黎嗣皇為安南國王衣戊申十一月二十日也西師既退北城諸鎮黎復遣官莅其地文武彝播諸邑陸續詣都城拜謁咸請毅出師毅曰歲聿云暮何事倉皇無急戰瘦敵我正肥之使自来送肉耳傳令諸軍下寨安歇訂以開春正月初六日出師惠在富春得報罵曰何物吳狗敢尒猖狂即下令舉兵諸将咸勸請先正位号以繫人心惠乃築坛于屛山之南以十一月二十五日自立為帝改元

光中即日大平諸将士水陸齊進二十九日至乂安駐師召阮浹
問方畧浹曰清師遠来不知險易之形戰守之執不出十日破之
必矣惠大喜留十餘日增揀乂安民三丁取一分順廣親兵為前
後左右四營而乂安新兵為中軍得勝兵十餘萬戰象數百
匹大閱于鎮營惠親騎象出營勞師遂下令進發十二月二十
日至三疊楚璘於道傍拜伏請罪惠曰汝等罪該萬死姑念
北河初定人心未附汝等能全師以避鋒内激士氣外驕敵情
亦是諭敵之計今姑準戴罪立功以覔後效乃大饗将士語之
曰今宜行元旦節禮俟開春初七日入昇龍城再開宴筵汝等

北河初定人心未附汝等能全師以遏鋒內潔士氣久驕商恃
亦是諭敵之計令姑準戴罪立功以覓後效乃大饗將士語之
曰今宜行元旦節禮俟開春初七日入昇龍城再開宴筵汝等
各記我言誣乎否也乃傳令三軍唱候差派大司馬楚內侯璘將
前軍為先鋒嘑虎侯將後軍大都督祿都督雪將左軍水
師屬焉越海入六頭江雪仍扵海陽經略為東道之應祿取
道疾趨諒江鳳眼安世等地方以遏截清兵遞路大都督保
都督謀將右軍象馬屬焉謀穿出彰㪣取路直趨青池之仁
睦以橫擊田州軍屯保專統象軍由山明出青池之大盎為
右支之應五軍皆拜軍令除夕日師渡澗水黎山南鎮守黃

馮羙軍先潰清人之遠斥堠者掩捕盡殘之是以絕無兵
報自塲門至上福河洄清人連結屯堡架起大礮屯外暗伏
震地雷防備甚固已酉春正月初三日夜半惠兵至河洄圍
其屯以單筒傳呼應者迭諾近数萬人屯中股慄不戰自潰
盡獲其軍資器械初五日黎明進逼玉洄壘上碑如雨落惠令
戰士蒙木极以衝陣自驅象督其後既破壘門各擲木极於地
以短刀乱斫之清師抵敵不住奔潰四散遇伏機反為震地轟雷
發死傷甚急西師鼓譟長驅連破文典安決諸屯清提督許

世亨總兵張朝龍尚維昇田州正堂岑宜棟皆死之毅在泌洲聞報單騎北走將士爭橋以濟橋斷死者以萬數珥河為之不流是日惠驅兵八城所服戰袍变為焦黑色皆火藥氣也黎主亦倉皇渡河從士毅北上於是黎亡惠遂併有安南之地士毅既敗惠使兵進追之至諒山關聲言過關驅逐厮殺無遺要跟尋黎嗣君所在清人大震自關以北老幼扶携奔走數百里絕無人煙雲貴道兵初下山西聞毅敗亦取路急回清帝即降旨以閣臣福康安代為兩廣總督提

督九省兵馬調兵五十萬刻日赴南關經理安南事初清帝
遣毅出尋有密諭緩行無急先傳檄為先聲放黎故臣回國
尋黎嗣孫出頭與阮惠對敵若惠退避因使黎嗣孫追躡而
以大兵繼之則不勞成功此策之上也如通國之人左右各半惠
退師俟閩廣水師放洋先攻順廣即以步軍前進惠腹背
受敵勢必歸服我因而兩存之順廣以南劃以授惠驩愛以
北復以封黎因頓大兵于其國以遥制之俟後別有處置及
毅狼狽北走所帶敕書遺棄于道惠得之語吳任曰我看清

北復以封黎因頓大兵于其國以遥制之俟後另有處
毅狼狽北走所帶敕書遺棄于道惠得之語吳任曰我肯清
帝敕書不過視彊弱為左右耳存黎之舉非出本心特假此為名
而寔圖自利而已今一敗之後必以為恥想他斷不干休但兩國
交兵亦非生民之福今惟有善於辭命方能弭得兵端此事須
卿主之乃命九停獲清人各給與口糧擇地安頓適左江兵備
道湯雄業移書略曰黎維祈棄國而逃天朝斷不以安南畀
之可趁此未奉諭旨之前委人叩關籲請庶可仰邀恩典惠
得書知清人欲解和心易之乃表言臣本西山布衣乘時崛
事丙午興師滅鄭還國于黎前黎王謝世又擁立嗣孫維

祈襲位維祈為人淫暴國內之臣若民奔愬於臣請為出師
除乱丁未臣遣一小將以兵問其左右之助桀者而維祈望風
霄遁自貽伊戚戊申臣進至黎城復委前黎之子維禮監國
經遣行价叩閽備以國情題奏而維祈之母先赴斗奧隘委
身乞援孫士毅以封疆大臣却為財色之故將臣表章裂擲
於地陵辱行价意欲動衆興師不知此事果出皇帝差遣抑
或士毅為一婦人所使倖邊功以邀大利也夫以海瀕一帶人士
甲兵不當中朝之萬一而深澗在前猛虎在後衆情怕死感恩
奮勵臣不避狡鼠之謗遂以三五邑丁相從今年正月初五日進至

奮勵臣不避狡鼠之謗遂以三五邑丁相從今年正月初五日進至
黎城冀與士毅一戰見或得以帛王代干戈轉兵馬為衣裳之會
士毅之兵先来逆戰纔一交鋒奔潰四散其走躲城外村庄又
為環城民殘害殆尽臣入城之日立即禁止不得妄殺一切送到
都城該八百餘口臣已給之廪食窃念本國自丁黎李陳以
来世代遷革不是一姓有能為南郊屏翰栽者培之惟至公
至仁而已伏惟侍天行化順其自然恕臣逆敵孫士毅之罪諒
臣數番欵關陳奏之誠錫臣為安南國王俾有統攝臣當

遣使詣闕奏藩修貢并將見存人口回納以表至誠夫以堂
堂天朝較勝負於小夷必欲窮兵黷武以快貪殘諒聖心之
所不忍萬一連兵不止勢到那裏誠非臣之所願而亦不敢
知也湯雄業接見大驚語來使嘚虎侯曰此非兩軍交戰之
日何乃一味以怒氣行事如此立言欲邀封爵乎抑欲要起兵
端乎郤其表不肯達惠定北河心恢內顧留吳文楚守北城語之
曰凡中朝辞令惠委吳任與潘輝益往復均自便宜處置事無
關緊不必稟報為也乃引眾南还是秋開鄉試科山南場有

一士子恢挾韻字搜獲曳出場門斬梟人皆悉之已而福康安

曰凡中朝辞令恵委吴任與潘輝益往復均任便宜處
關緊不必禀報為也乃引衆南还是秋開鄉試科山南場有
一士子恢挾韻字搜獲曳出場門斬梟人皆懲之已而福康安
抵粵西專意講和移書以利害譬諭之恵亦以金帛厚遺求
為王成遂改名光平遣其姪阮光顯並陪臣武輝瑨齎逓貢
品叩關懇請入覲表文畧言臣起兵西山先有廣南之地與黎
氏本無有上下之分上年曾遣叩關備陳與黎氏搆釁緣
由邊臣駁書不即逓達及官兵出關征勦臣扵今年正月前
至黎城欽向黎維祈詢問籲請天兵之故不料官兵一見奮
勇殺戮臣手下爭猝難束手就縛又值江橋折斷官兵致

此損傷不勝惶恐已屢次遣人叩關請罪並送回未出官兵其
戕害提鎮之人業已目睹正法本應躬詣闕庭陳情請罪
因國內初羅兵革人情未安謹遣親侄阮光顯賫表入覲
表文皆福康安導意也清帝覽表嘉悅准光顯進京諭惠
曰尔雖自知愧惧其抗拒官兵傷及提鎮之咎究難解免若非
詣闕請罪遽邀封号天朝無此体制尔既未列藩服所有貢
物未便收納如必欲輸誠納欵開年值朕八旬萬壽親自
赴京籲請其提鎮等陣亡當于安南地建立祠宇如此朕
必格外加恩或即封以王爵世世子孫可以長守安南至如黎維祁

物来使收納如必欵輸誠納欵開年値朕八旬萬壽新
赴京頒請其提鎮等陣亡當于安南地建立祠宇如此朕
必格外加恩或即封以王爵世世子孫可以長守安南至如黎維祁
柔懦無能棄印逃竄不忍加之誅戮僅令在桂林省城安揷
斷無乘尔入覲復將送回安南令其主國之理尔可無所去慮
也茲將錫尔珍珠手串一掛當抵奉恩命以承渥眷惠復
上謝表請以開年入覲清帝信之即册封為安南國王命廣
西候補林成前往旣抵開惠托言昇龍旺氣消歇邀請往富
春林成以非倒不肯往惠遂托病牽延以鍚范公治詠冒受
封尋遣齎方物謝恩且言家有老母要請人參壽品清

帝發尚方開東參一觔馳驛賜之謝表有云臣有母親報答
仰憑於大造君為師父生成深冀於隆寔清帝批曰此語
可嘉朕不忍不以子視之庚戌春福康安促惠治裝惠復托
言母死請以子光垂代已入覲康安不可密使人往聞上委曲
諭掖如不得已須以貌狀類已者代之惠乃以范公治冒已名使
其臣吳文楚鄧文真潘輝益武輝瑨武名標阮進祿杜文功階
例外貢雄象二匹驛遞勞頓沿途苦之兩廣總督福康安廣
西巡撫孫永清伴送抵京到熱河行宮入覲行抱膝禮御筆
拱極歸誠四大字並對一句祝嘏效尊親永矢丹忱知有契觀光膺寵錫載賡青史未前聞御詩一章
瀛藩入祝值宸巡初見渾如舊識親伊古未聞來象國勝朝往事鄭金人錫之

例外貢雄象二匹驛遞勞頓沿途苦之兩廣總督福康安
西迎無系求清伴送抵京到熱河行宮入覲行抱膝禮御筆
拱極歸誠四大字並対一句（祝嘏效尊親永矢丹忱知弗替　覲光膺寵錫載賡青史未前聞）御詩一章
（瀛藩入祝值辰巡初見渾如首識親伊古未聞來象國勝朝往事鄭〔鄙〕金人　九經柔遠祇重驛嘉會於今勅体仁武偃文修順天道大清祚永萬年春）以賜之
賞賜衣服器皿與親王同加賞銀一萬兩及陛辭回國宣近御榻
俾親撫其肩慰諭温存令畫工繪其形賜之及歸馳賜福字
及尚方珍玩使者繹絡于道清人多考其僭而清帝則佯為
不知也惟皇十一王（後為嘉慶帝）心惡之先是黎嗣皇如清其弟維祇擄
宣光保樂地方依土酋儂福瑨黃文桐連結萬象鎮寧鄭舉〔皋〕
歸合暹羅諸蠻謀破乂安城惠命乂安督鎮阮光耀為大

總管都督黎忠為大司隸悉發乂安兵拒之六月克鎮寧擒其
渠侶矯侶难八月滅鄭阜歸合十月萬象國長棄城走獲其
象鑼鼓長驅至暹羅界斬其帥左潘容右潘超暹兵敗走
遂班歸師保樂黎惟祇與福瑎文桐勢力不敵俱遇害(戊申
壬子遣其臣武永成陳玉視如清獻捷名為恭順寔則誇示
也復請于高平之平水開諒山之油村隘開市通商抽免商
稅南寧府設立牙行清帝皆許初興化六州富光三峝黎末
為清土司侵占累次申辨不能得至是惠移書兩廣總督
請申明故疆廣督以疆界定却其書惠由是稍不平勵士卒

税南寧府設立牙行清帝皆許初與化六州宣光三峝

為清人所侵占累次申辨不能得至是惠移書兩廣總督

請申明故疆廣督以疆界定却其書惠由是稍不平勵士卒

造船艘陰有窺覦兩廣之志嘗語將校曰俟我數年畜威養

銳吾何畏彼哉惠既得志偃然以帝制自居立黎氏王忻

為北宮皇后嫡子光纘為太子以乂安在國之中祖貫在焉乃

於麒麟山下築土城起樓殿号曰中都改昇龍城曰北城分山

南為上下二鎮（下鎮治渭潢　上鎮移治珠球）鎮設鎮守協　鎮縣設文分知武

分率二員更定官名按偽西官制不可攷其散見於野史雜記則有三公三火大冢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大司会大司隷太尉御尉大總管大量理大都護大都督都督内侯護駕掾点指揮使都司都隷中衛尉冠軍參督參領中書省中書令奉政侍中大學士叶辨大學士侍中御史六部尚書左右同議左右奉議

侍郎司務翰林餘各類繁冗不能盡舉軍号有中前左右後五軍及左弼右弼五制乾青天幹天長天策虎賁虎俟侍麟侍鷹諸名号

設立社學擇社內儒士有學行者置為社講習命攢造丁田簿籍丁分三項田有三等九歲至十七歲為未及格項十八歲至五十五歲為壯項五十六歲至六十為老項六十一以上為老饒公田一等每畝例粟一百五十鉢二等每畝八十鉢三等每畝五十鉢什物錢畝一陌券庫錢畝五十文私田一等每畝例粟四十鉢二等畝三十鉢三等畝二十鉢什物錢如公田例券庫錢三十文

又以瀘江以北戶口多隱占不能寔催集籍民人給一牌号曰信牌者姓名貫址押手指為記內印天下大信四字無牌者為濫民給充房役而罪其里長吏役因緣為奸四出搜捕小民有至藏穴以避不勝其苦辰兩廣烏艚海匪清人驅逐勢迫投歸惠收其頭目授以總兵職其從者立為善艚隊又納四川烏賊号天地會者乘間出沒海道為之不

緣為奸回出搜捕小民有至藏穴以避不勝其苦辰丙廣烏艚

海匪青人軀逐勢迫從歸惠收其頭目授以總兵職其從者立

為善艚隊又納四川烏賊号天地會者乘間出沒海道為之不

通清閩臣亦畏其彊不之詰也壬子惠令修表如清請婚亦以操

清帝意欵借此為兵端會遺疾不果往惠初克富春

列聖諸尊陵皆犯之一日晚坐忽眩暈見白頭翁自空中來著白

衣持鐵棒罵曰尒之祖父生居王土世為王民尒安敢犯至陵寢以

棒擊其顙惠昏倒良久乃醒以語中書陳文紀自此病轉劇乃召

乂安鎮守阮光耀回商議迁都乂安議未定辰我世祖既克嘉

定收復平順平康延慶声世言震惠聞之憂悶病劳日劇召

耀等囑曰我開疆拓土奄有南服今疾必不起太子資質稍高然
年尚幼外有嘉定國讐泰德年老逸樂苟安不圖後患我死之
後須一月內営瘞潦草喪事而已汝等宜夾輔太子早迁永都以
控制天下不然嘉定兵来汝等無瘞地矣耀等同泣受命刑白
馬誓盟九月二十九日惠死于中和殿僣位五年年四十太子光
纘嗣十月瘞于香江之南偽謚太祖武皇帝遣侍中大學士吳任户
部左同護阮曰直户部左侍郎阮文崇如清告哀詭言惠遺囑死
後瘞于地城之西湖廣得近依天闕清帝信之賜謚忠純親製誄
詩一章外邦例以遣陪臣展覲從無至己身納款最嘉來玉闕誠恪堪憫隔楓宸秋中尚憶衣冠肅膝下渾如父子親七字不能罷哀述憐其忠悃出衷真加賜大哈

後瘞于北城之西湖庵得近依天闕清帝信之賜謚忠純親製誄

詩一章（外邦例以遺陪臣展覲從無至巳身納欵最嘉来玉闕依斗堪哭〔笑〕代金人秋中尚憶衣冠肅膝下渾如父子親七字不能罷哀述憐其忠悃出衷真）加賜大哈

達一件（伏像也）銀三千兩俾作孝事派廣西按察成林賫往岺塘（屬青池縣）

假墓諭祭其祭文有曰祝鼇南極効忠特奬其趨朝安傀西湖淡

世無忘於戀闕誄章刻石竪于墓左（今培棄失跡）

阮光纘（偽号景盛又改宝興）

阮光纘其母范氏（廣南灘川人）與刑部尚書裴文日太師裴得宣同母

異父年三十册偽皇后生三男二女纘乃嫡子也初假王入覲清帝救

封光垂為安南國王世子後知垂庵出乃封纘為世子加賜王如

意錦荷色壬子惠死纘年終十三歲改明年癸丑為偽景盛元年
遣吳任等如清告哀任等未出關清帝先得兩廣總督奏報即
降旨封為安南國王派廣西按察成林如北城宣封纘亦假他人受
之清使亦心知其詐纘既襲封以弟光垂為康公節制北邊水步諸
營兼如兵民庶務光盘為宣公領清化總督鎮總理軍民事務舅
裴得宣為太師督視內外諸機務下山功臣太尉范公興同掌軍國
重事中書奉政陳文紀行中書機密諸事務文書令示盡以委之
下山勳臣護駕阮文訓少傅阮光耀偽族內侯阮世賜司隸黎忠鎮
乂安大司寇武勇大司會阮文用少保阮光名偽族大司馬吳文楚刑部

下山勲臣護駕阮文訓少傅阮光耀偽族内侯阮世賜司隸黎忠鎮
乂安大司冦武勇大司會阮文用少保阮光名偽族大司馬吳文楚刑部
尚書黎春材延檢朱王瓛節度阮公雪鎮北城罷信牌令仃(停)派捕
涌民纘年幼從事嬉遊凡事皆决扵得宣宣恣行威福中外皆怨
之癸丑我兵囬逼仁岳遣人告急纘命范公興等赴援我師既
回興等遂逼岳而擄其城岳愧憤死纘封岳子寶為孝公派人
监之語見岳傳甲寅使護駕阮文訓捻点陳文結龔延慶兵敗引回冬十
一月總管阮光耀内侯阮文賜率兵復围之擄花岸壘絶城中汲
道留守武公性開城出戰復奪其壘耀等稍郤相持者累月

辰得宣使吳文楚代武文勇調撥北城軍事而召勇回至漢川驛

會奉政陳文紀有罪配驛所密語勇曰太師位極人臣抜作威

福將不利於社稷若不早因後悔何及勇乃密與范公興阮文

訓一名化謀聲名往南野祭旗纛乘夜回得宣于禪林寺宣以寺為居第是

夜偶以事宿纘府中勇環府索之纘不得已執宣送勇下之獄

吳文楚宣黨也勇矯詔令節制光垂械送來京又使阮文訓以兵

回逼仁捕宣子宙解回纖成反狀皆溺殺光纘不能制但涕泣而

已乙卯我

世祖親舉大兵援延慶先命督戰枚進禹阮文願屯石城山左支

已乙卯我

世祖親舉大兵援延慶先命督戰枚進萬阮文顧屯石城山左支

武文諒昌劇嶺以斷賊遏路耀遣都督鳳鈌姓據泥演江以為策應

秋七月我師進攻耀抵敵不住適聞勇宣構釁乃大驚語其下曰

主德不剛大臣相殺变之大也內变不定何以禦人即日觧圍從茹

根山與昌劇山皆南屬慶和北屬富安問道北还文諒引兵追拏斬都督鳳于泥演耀

敗走我師还留中軍阮文誠按守遏仁阮文訓前来謝罪耀不之

問勇以耀與得宣有姻誼耀妻裴氏春乃得宣之姪也恐有他变委公興以兵迎之

調停其事耀軍至安首屯于江之南岸勇與內侯賜等軍于江北

挾君命以拒光纘憂懼不知所為遣人往来慰諭和解之耀始卒左右入見與勇等和解於是光纘即親政五日一朝是年秋開鄉試科始置四場取士按光中己酉鄉試制無可攷景盛初裴得宣專政試士專用经義文策二場取中者謂之俊士至是申定法始以经義四六詩賦文策取士中三場者謂之生徒連中者謂之鄉貢三年一試場官体制並依前制施行次年詔開会試順廣合遴在永營四營合遴在北城未行而罷

辰太尉公興以病死乃以耀為少傅訓為少保勇為大司徒阮文名一作阮文賜為大司馬名曰四柱大臣人或譖耀威權太重將有異圖纘惑之收其兵權但以本職奉侍耀心懷去懼常稱病不朝卒其手下數百人日夜持兵自衛光纘屢遣中使慰諭之丙辰纘遣司隸姜鎮守遙仁吏部敬皆缺姓叶鎮而召阮文

不朝率其手下數百人日夜持兵自衛光纘屢遣中使慰諭
之丙辰纘遣司隸姜鎮守遞仁吏部敬（皆缺姓）叶鎮而召阮文
訓迯戊午小朝定襲取遞仁使人通款于我師未至纘發兵
圍其城扵定歸醜殺之（語見岳傳）会大總管黎文仁一作大司徒武俊
守歸仁太府黎文應（一作太府旻）言扵纘曰小朝之變黎忠釀成之也
纘召忠至命壯士縛而斬之又信尚書胡公曜誣譖殺少保阮
文訓自此將佐離心各懷去懼大都督黎質黎忠之壻也累
立戰功恐禍及投遞于我己未我兵復進攻遞仁黎文清閉
城死守統後屯宋曰福率步兵屯弓絃（山名南屬遞仁北屬廣義）以截敗援

適光耀文勇以兵赴援聞我兵已據要隘耀次石津山外勇
率兵從蓊舍間道行謀襲我軍後夜有一麋（俗号猖𤝞）逸出前道
兵呼譟誤傳為仝狔兵遂驚潰我兵乘之勇兵自相蹂躪死
者甚衆掌後軍武性自統大兵由芹澳江進逼篋舍（俗名館折屬綏福）
壘西將張進翠棄屯走性乘勝追至丹善塔（俗名塔餅乜屬綏福）斬西將
寔於象棚西兵大潰性部將阮文才經趨⿰魚亞湖（俗名淹瘦屬綏遠）達破
侍麟侍鸞七屯我兵直薄城下文清絕援遂與尚書阮文樸
少尉張進翠以城降我兵既克遞仁遂改其城曰平定留武性與禮
部吳從周鎮守纘聞遞仁失守大擧兵来至茶曲促諸將出師陳

部吳従周鎮守纘聞遏仁失守大舉兵来至茶曲促諸将出師陳
曰結以風色不便請緩師期纘乃畄耀勇守廣南阮文甲守茶曲而
逐先是石津之役勇兵不戰自潰勇懼求耀隱其事自是二人深
相結約為死友陳曰結胡公耀陳文紀等素惡耀以遏仁失守耀
頓兵無功為辞矯詔令勇執殺之勇得書示耀耀大驚乃引兵回
富春列栅香江南岸声言誅君側之賊纘遣人召之耀不受命紀
歸罪結耀結逊纘執耀送之耀始觧兵入覲纘諭卿等為國石
柱當為國家同心戮力以除外患不必懷芥耀等泣謝復将兵入

取逼仁庚申糧兵薄城下数挑戰武性堅壁自守糧於城下四面
環築長壘固之勇以定國大号船二艘戰船百餘艘横截拖耐
海口又於海口之左鴈洲右三座山設兩堡置大礮憑高放射守
備甚密夏我
世祖大舉赴援步兵屯柿野水兵按據施耐口洋外我師水陸
不通性亦於城中固守待援相持者久之辰我上道典軍刘福
祥等連結萬象鎮寧攻擾乂安城清化以外諸鎮土司各起義
兵米應西洋道長亦驅扇本國道徒所在蜂起北城忠義多
航海投誠為官兵出力諸鎮人民每見南風起輒相慶曰首主来

祥等連結萬象[illegible]
兵巢應西洋道長亦驅扇本國道徒所在蜂起北城忠義多
航海投誠為官兵出力諸鎮人民每見南風起輒相慶曰首主来
矣光纘勢日窮慶遠人以厚幣逼致處士阮浹既至問以國事
浹曰不可為矣復問何以見教曰誰則從之纘曰授之劍印誰敢
不從曰如君王不從奈何纘默然浹退語所親曰双魚水淺阮氏回
鄉首主山河不久終為首主所有因教纘退守中京庶或可緩纘
亦猶豫不決是年夏四月十三日辰刻三日相盪次日申刻二日相盪
冬十月雷鳴山崩歲歉民飢糴勇軍需不給乃於田租例外增
收每畝米一斛錢一緡農民苦之辛酉我

世祖親督舟師直按施耐海外勇扵海口防守加寨我前道將
阮文張宋福梁以小舟越几岺（屬符吉縣今有屯）潛入海洄潭得口号亱乘
焚其水屯黎文悅武文巍継進勇督諸軍拒戰礮弾雨集彛巍
落水没我兵叒死傷文悅益戰益力前後夾擊乘風縱火盡燒
両船煙焰障天勇僅以身免退守舟善塔耀既失水軍復增築
土壘土山对射城中多竪屯栅為持久計我兵攻之累月不能拔我
世祖留阮文誠守柿野阮黃德屯乱蒙（名山平定富安接界）與耀相持而自帶
舟師直檮富春夏五月初一日八思容海口偽駙馬阮文治據巵
山（即灵蔡山）竪木栅以拒前道攻之不能克黎文悅黎質亱卒戰船放十

山(即炅蔡山)笠木柵以拒前道攻之不能克黎文悅黎質禃卒戰船效十
艘越汾岸八河中海兒襲其後分兵拔木柵而前治驚潰走大兵進
澄河獲治及偽都督潘文巣降其卒五百人遂進澳海江口纘畢
衆拒戰我師乘勝而前纘兵望風先潰大兵直抵富春初三日纘
攜室器北走委棄清朝所賜敕印綬出富春橋效里兵皆四散遂
與其弟太宰光紹元帥光鄉大司馬賜都督儔等乘馬望洞海壘
日禃奔馳端午日渡淺江我師追之不及至乂安留效日隱其事不
宣復乘驛赴清化鎮彩報其弟光垂以兵來迎我師既復富

春遣黎文悅宋曰福入援平定師未至而會城中食盡留鎮守
武性叶鎮吳從周皆死之辰五月二十七日也耀勇復據其城遣
大都督張福鳳司寇定（失姓）率兵由上道回援富春至左右源鳳绝
糧詣我軍降定下高堆戰敗走死蛮中纘至北城居光垂府第
辰連旬積雨庭前水深尺餘忽水落地陷深廣各效尺許又安
三層樓亦無故自倒人皆以為不祥兆焉是月改僞号為宝興
元年下詔認咎慰撫諸鎮軍民以侍中大學士吳壬為兵部尚書
協辨大學士阮世璐為吏部尚書侍中御史潘輝益為禮部尚
書餘封拜有差築園丘於椰市門外甃方澤于西湖以夏二至分祀

協辦大學士阮世璭為吏部尚書侍中御史潘輝益為禮部尚書餘封拜有差築圜丘於郷市門外甃方澤于西湖以夏二至分祀天地（先是阮惠立圜丘於屏山之南設立方澤壇于天姥山坡下望田原而祭祭文兼請本國名山大川之神並五岳四瀆之神雖未合祭不過望之之義然我南自黎以前皆未有方澤之祭此亦創始也）親臨國子監考課學生優者賞之錢遣阮登隴等如清歲貢且乞援辰我使鄭懷德已航海抵燕請封嘉慶帝納之而遂登隴等回八月纘遣其弟光垂打點兵馬先就乂安鎮屯駐十一月纘留光鄉光紹守北城親督四鎮與清乂兵三萬自將而南光耀妻裴氏春亦率手下五千人以從節制垂總管超（缺姓）犯鎮寧壘（即今廣南）司隸都督阮文堅犯覺鳌壘少尉鄧文滕都力（缺姓）連結齊桅匪

船百餘艘横列瀘江海外兵勢甚盛我師退守洞海十二月晦
日纘畢衆渡瀘江我
世祖親征駐蹕洞海命范文仁鄧陳常率步兵阮文張率水
兵分道拒之壬戌春正月初一日光垂兵逼鎮守壘我兵開壘力
戰却之纘復悉衆拔亮鏊壘蟻附而登我兵以大礮轟擊及巨
石擲下傷斃甚多纘懼欲退氏春執控固請復麾兵督戰自旦
至晡未肯退忽聞阮文張水軍所敗遂驚潰初二日纘奔東阜
急渡浸江北走從者不及二餉船五十艘及軍資器械皆為
我軍所獲光垂抵浸江為我軍所阻不得渡從山道間行旬

急渡瀘江北走從者不及一二餉船五十艘及軍資器械皆為
我軍所獲光垂抵瀘江為我軍所阻不得渡從山道間行旬
餘始抵乂安與纘遇復奔北城是役也纘捲地而來一敗塗地
自此神氣阻喪惟在城中演射及吟詩而已耀勇在平定聞之
乃率其黨徐文昭阮文縉阮文甲阮文點黎公興等兵三千戰象
八十從上道入哀牢謀出乂安辰我大兵已渡瀘江進攻布政三挾
屯拔之阮文張水兵至丹崖海門攻破群木堡黎文悅黎質步
兵至青龍江奪麒麟倉乂安鎮守阮文慎叶鎮阮害水軍統領
岱火尉騰棄城奔仙里屯(即今演州府)害自縊死慎走清化大兵既克

乂安署置官吏光耀自歸合下香山聞乂安既破遂過清漳
渡青龍江從者漸漸散去耀及其妻氏春皆為官兵所獲文勇
亦為農貢民捕解大兵至清化偽督鎮光盘及慎滕騰皆降我師
乘勝而前無敢抗者六月十六日光纘自度不能支與其弟光垂
光紹及司馬阮文用阮文賜都督秀等渡珥河北走至昌江在
駐村民謀刼之光垂自縊秀及其妻亦自縊纘為鳳眼民所獲
檻送北城二十三日車駕入昇龍城諸鎮文武官吏爭詣軍前
投首是冬車駕還京告庙獻俘盡法懲治掘破岳惠墓擴棄
骸骨幽其頭于獄室改山西一邑曰安山邑後改安溪村命明十

拔首是冬車駕逐京告庙献俘盡法懲治掘破岳惠墓擲棄骸骨幽其頭于獄室改山西一邑曰安山邑後改安溪村命明十二年獲岳子文德文良孫文甃(文分之子)各坐腰斬於是西山族類無復子遺矣

謹按西山兄弟分治不相統攝偽岳以戊戌起癸丑止(凡十六年)偽惠戊申起壬子止(凡五年)偽纘癸丑起壬戌止(凡十年)通算共二十五年然自己酉黎亡惠始據其國以是年算之至壬戌光纘被俘只有十四年畢

闍槃城記

省城北十里有一故城國史所云闍槃是也槃古吳克於陳破於黎復於西尋廢今頹址在驛路必由焉槃用武之國也占迹既陳西

又無徵詢故事者往往抱廬陵問滁之嘆也
護督裴大人好古君子為史為使典故老矣而何有於槃去夏以館
鄉領閭節特簡隆也既抵莅政通人和理甚無事簿領外典
籍自娛耳乃今於閭紳曰槃之為國尚矣史蓋闕如也子大夫
槃產也其各為余記之既而屬復以屬顯記難矣記槃尤難顯不能
文學哉又淺千百年茫昧陳迹扣槃陋見何記之為雖然顯槃寄
也迹於槃有日矣槃有可傳好韻事當欸表而壽之矣既承
命謹述所聞焉闍槃故占國都也蓋古闍槃國唐書載賈
耽志西南海夷道羅刹國東至都槃國半月行四啇考羅刹國在婆

命謹述所聞焉闍槃故占國都也蓋古闍槃國唐書今不載賈

耽志西南海夷道羅刹國東至都槃國半月行四裔考羅刹國在婆

利東當輿林邑作市嘉定通志婆地今边和古婆利也羅刹當自今咸

地都槃蓋恢州也即恢仁府黎紊登尊平占以其地置接都槃通考不載亦無別見賈耽貞元人也其辰環王国在嗚哩末徙於占所謂都槃意即此也

城在綏遠縣南安北順把料三村地古仙翅塔在焉俗号城耒一作蛇槃

野史西山阮岳增築蛇槃城以居称皇帝城字典闍音都又音蛇盘

本作槃蛇槃即闍槃也蓋占主吴日歡據都槃而國之也日歡号蛇槃

又以名城如真臘之伊奢那城也通考真臘国王質多斯那子伊奢那先代立居奢那城也按越史黎大行

天福三年宋興国三年征占主舍利佗盤佗一作蛇或作茶吴日歡棄城走夷其城

興統四年宋淳化四年許占城領取地哩首城人歸嗚哩州意日歛所棄者地哩城而闍槃於是徙也又載吳日歛死刘繼尊宗原上從山一從示立繼尊宗死楊柁排立帝又伐之應天七年宋咸平四年其主楊普避兵奔佛誓山城逝作誓文献通考宋景祐四年黎卧朝元年占使言本國奔佛逝北去首都一作所七百里外夷考佛逝占城屬國也唐地志環王國海硤南岸則佛誓國東水行四五日至阿陵國四裔考訶陵亦曰闍婆後改爪哇今下州也海硤今属平順詳攷去槃州怀州別名七百餘里佛逝當在此而首都為蛇盘着矣或占地哩居國北偏非都也占主以佗盤名非一也夫城有宗庙宫室非都而何占主名号可考者六十一号佗盤者一吳日歡

有宗庙宮室非都而何占主名号可考者六十一号佗盤者一吳日歆名佗盤(陀一作佗)者一因釋利(一作悉利)占城考宋建隆二年釋利因陀盤遣使貢来是也其辰徙占未幾國勢無事非迁都辰也日歆事蹟黎史可徵因号名城蛮俗可據而又何与乎(餘詳叙吳家城)或又曰李太尊征占抵思容入佛誓思容今承天思賢也佛誓豈平順之遠耶斗敗於李百十五年闍槃之名始見於陳史而沬謂從於黎辰可乎(陳英尊與隆九年征占城直至闍槃克獲歸闍盤始見於此)按明道三年史載征占城抵思容陣五蒲斬乍斗事在春正月其入佛誓秋七月也自春徂秋非遠而何且志載

占不劳山（不平声音浮）即廣南大占嶼俗号岣崂占也南行四日半至沱瀼州即富安沱瀼江也又七日行至海硤蕃人謂之質盖平順綏豊（縣名一作綏定）洋外之島蘇島（俗号岣烏蘇）其近岸石硤澳涍碐硛也或云烏禽山路石處是（峽枕海濱當官路亦号碐硛處）佛逝意即此也盖楊普去首都之傍國寓公之耳傳四十四年而乍斗亡繼之者制氏也（乍斗之後史載占主制矩制麻那及制旻制迄制至而闍槃見）属國不可久羈故都不可終棄其復闍槃之首理勢然也槃為佗槃佗排之國都不已明乎占之為國也始於漢終於國朝号凡四易古胡孫國吴午峯曰無襘吴（見越史外紀）其可攷者曰林邑曰環王曰占城亦曰占婆（一作婆）占不劳曰順城占蠻一也後漢書永和二年

國朝号凡四易古胡孫國吳午峯曰無稽矣(見越史外紀)其可攷者曰林邑曰環王曰占城亦曰占婆(一作婆)占不労曰順城占蠻一也後漢書永和二年日南象林蠻區憐(一作連)攻縣寺殺長吏晋書區連殺令自立為王曰林邑之始也天下利病全書唐貞觀间林邑王鎮竜(一作真)殺諸葛地立至德後更号環王元和初安南都護張舟拏破之遂棄林邑因号占城按内属唐紀事在元和三年此環王占城之始也(八徵譯史云梵志更号環王者誤)新唐書驩州與占婆接界越史註林邑一曰占不労亦曰占婆王所居曰占城別居曰齊國曰蓬皮勢此占婆占不労之説也

國朝寔錄

顯尊孝明皇帝癸酉（黎正和十四年）伐占城擒其王婆争改其國為順城鎮封繼婆子為順城藩王此順城之始也明命年間故順城副鎮阮文承以暗通藩安賊黨坐誅占祀始絕（明命十三年文承率土民願入戶籍奉改順城鎮為寧順府授承嘗奇御後有罪伏誅）自區憐始至文承終有國凡千六百年改其國地周越裳秦象郡漢日南郡西屠夷地今則廣平以南平順以北之地也國界施備州南距真臘布征州北距驩州相去二千餘里按明史列傳占城國古越裳地秦象郡林邑縣漢曰象林漢末為林邑國晉書林邑傳范文擻交州刺史州蕃（一作藩）請以日南北境橫山為界李聖尊紀占主制矩以布政地哩（今廣平）麻令（今廣治）三州贖罪夷情論占城本漢郡也故言

交州刺史州蕃（一作藩）請以日南北境横山為界李聖尊紀占主制

矩以布政地哩（今廣平）麻令（今廣治）三州贖罪夷情論占城本漢郡也故言

語文字能通乎中國南越志日南郡西有屠夷國林邑國記馬援

植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夷國分漢南疆全書屠夷地後為

林邑所併裴存齋云屠夷國當在今順慶地四裔考占城國南通

真臘北接驩州東濱海西曰上原州南曰施蒲州黎聖尊布政口

詩云布政征從古号羌陲布征即布政也今廣平北界是地里隋

書云數千通考云三千以今考之則二千也明史（占主古来疏）云土地二十七

處四府一州二十二縣占城考云聚落一百王統州三十八國有副王

次王外官二十餘部 隋書古官有二曰南邪婆帝曰蓬婆地歌其官屬三等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乙他加蘭外官長曰弗羅次曰阿輪(阿一作可)如牧宰之差也通考其王或以兄為副王以弟為次王設高官凡八員東西南北各二別置文吏五十餘員有郎中員外秀才之称又有司帑廩十二員主軍卒二百餘員

夫以千餘年之國土地若是廣統理若是繁而國又數徙(見後)城固不勝数矣其見於記載者十有四曰朱吾(一作梧)曰北景曰盧容曰西卷全書云皆漢縣城而没於林邑也曰區粟備北界也梁書陽邁遠大率范扶竜成其北界區粟城曰尸耐峻海防也黎史帝平大軍攻破尸耐城進囲闍槃城北六城也或有時而都焉志乘則無徵矣天下利病全書象蒲城漢象林縣區憐據之自是為林邑國

曰典冲水経注林邑國國都治典冲范文所徙也曰地哩日徽肖都

天下利病全書象蒲城漢象林縣區憐據之自是為林邑國

曰典冲水經注林邑國國都治典冲范文所徙也曰地哩日歛肖都也曰佛誓楊普㝢國也亦曰佛城黎史天福九年占城國冰王羅曳於佛城自号尸利呵呻排麻羅是也曰新都州城曰邪郎外夷考占國迁徙不常宋初奔佛誓後徙新洲港其地臨海有磚城宮室皆如中國之制明成化初為安南所逼徙居赤坎邪都郎安南遂據其國都其王古来奔廣州申訴尋得返國復都新洲港詳後漁洲城註又有環王國城見於唐書者通典云驩州西八百里寰宇記云驩州南十日程當在烏哩地烏里陳改順化今承天也然名

存而迹泯矣其見於陳迹者十有二闍槃著矣曰爺城曰尉遲城曰仁義城俱坐槃城西一在安城村俗号城吒一在仁義村俗号城飾並傍安泰大江一在富豊村俗号尉遲又名百壁城依山為固皆占人所築城蹟最古其詳無考焉於廣義曰古壘城（俗号城古壘）在彰義縣傍衛江於廣治曰舟庴城（俗号城占）在明靈縣（舟庴村）依靈山廣義占古壘州明靈占麻令州二城制頗狹蓋州城也於廣南曰衛城在延福縣昇平洲規模頗濶迹已古西南臨柴市江今圯東北址存俗号城衛又云城林邑盖國徙於占之始都也於廣平曰冢吳城在甫安宅府東（府見阮榜中越南志今麗水縣安宅社有府城倉庫遺址又有江海俗号渡府是也）今麗水縣西蘊輿

衛又云城林邑蓋國徙於占之始都也於廣平白家吳城在荀

安宅府東府見阮榜中越南志今麗水縣安宅社有府城倉庫遺址又有江海俗号渡府是也今麗水縣西蘊奧社地傍建江面大溪規制宏鉅俗号城茄吳麗水占哩州地地哩荀城即此曰胡城在富安綏和安美社枕沱演江即沱浪江磚砌周一千四百丈俗号城沱浪或曰邦都即古来之所徙也按古来疏言其國土地二十七處安南取之只存自邦都郎至真臘凡五處耳以北推之都郎意即此也

國朝梁文政傳

太祖嘉裕皇帝戊寅占人反攻之進兵沱演江攻復胡城即此曰

平原城俗号平原在慶和延慶府地婆扡之所都也

國朝雄祿傳

太尊孝哲皇帝癸巳占城侵富安雄祿統兵踰石碑山虎揚嶺慶和北界直擣其城占主婆挹遁走畧地至藩郎江平順北界曰藩郎城在平順安福縣藩郎江之西或曰藩竜逋持之所據也黎史洪德元年破闍槃拎茶全其將逋持走至藩竜據其地稱占城王得國五分之一

阮有進傳

顯尊孝明皇帝甲戌順城起变回藩郎即北謹按太尊孝哲皇帝時藩郎江以西從

為占城國

顯尊孝明皇帝癸酉平占城改為順城鎮至丁丑年始分其地為安福禾多二縣置平順府甲

顯尊孝明皇帝甲戌順城起変回藩郎即此謹按太尊孝哲皇帝時藩郎江以西徃為占城國顯尊孝明皇帝癸酉平占城改為順城鎮至丁丑年始分其地為安福禾多二縣置平順府甲戌藩郎之回盖彼自相乱也且以得国五一之說推之則藩郎之為藩竜明矣

曰漁洲城在平順城之西禾多縣地近地哩海口江道焉城砌以磚式廓稍濶宫殿遺址並存俗号城洲鮒左有故藩王殿殿傍有市又云城聚墩所謂新洲磚城順城皆其所也按外夷考明成化初云者似以新洲當闍槃所謂臨海反反国復都則非闍槃矣即此為是

夫城之名城之蹟非獨槃存也而槃且以獨顯其說有三焉曰良也人也地也區氏但擾象林日南徙漢郡也范氏以後雖屢侵軼交真而林邑故地竟為隋唐之州縣矣隋志蕩農中三州唐志山林景三州是其地也

自夫唐末分争之後越南

正統之初而大占徙居都槃托迹横山以南数千里之地始載明為占疆域盖奄漢日南并旁諸國而有之也國以萬春大瞿而並建城與華閭大羅而並峙黎李陳間肆蠶食於象郡見洪彷征占詔遂為嶺南一敵國而陳公主之于遥陳上皇之臨幸槃城生色也是槃之顛以其時也占婆人物范文楊邁其最著也始焉鯉刀表異金席兆祥終焉横山請界交州求領如是而止耳乃若三岐伏象而寖温於盤鴉决堰而李犖圯倚忙一勝陣師挫矣龍編兩犯神象迁矣勇其怯疆其弱蓬峩占主中之雄也媚醯之被召也辞曰蛮委俚婦不類姬姜國破夫亡自分一死不知其也即赴黄

兩犯神象迁矣勇其怯疆其弱蓬莪占主中之雄也娼醢之被
召也辭曰蛮妻俚婦不類姬姜國破夫亡自分一死不知其也即赴黄
江而死稔著灵異累蒙褒寵此占女中之烈也占有蓬莪娼醢都
槃更可述矣又非以人而顯於唐以前國無城郭所都非漢縣
城亦胡土壘焉耳枲初甃甎為城塗以蜃灰而城於是始蛇槃
當國之中依龍骨以為固面勢以山環垣以水城為方樣墉以甎
柵以木開四門周十餘里護以石塔不溝池而固焉其中有于闐
三塔山第一重案也国無城郭興甎城蜃灰石塔于闌云者並見通考右以風山為壘左以耐海
為池虬山龍蟠而跨乎前石津虎據而擁乎後天除之國也載

多之路阻脱騅之師漢倉大修戦具力以攻而不克蓬莪文栅城外計以誘而蹩陳地利詢足憑也若陳興隆之克蘖制鷙也非克闍槃也黎太和洪夯间一舉而擒其城拎賁該再舉而破其城拎茶全次年拎茶遂占造将終也非城之罪也追夫赤坎潘龍區區偏壁非復都槃之占矣慨自東门闹斮西天曲寥銀匣之室亡矣木塔之香殘矣故壘如新春旦無遂邪矣長江自流夏初無逢船矣肴象覔魚吹螺夆鼓何筹時節禅椅布甃終歸鳥有而貝繖香纓迦槃井檷之俗三百七年间且变而衣裳矣（自洪夯庚寅破闍槃至景興丙申阮文岳重修九計百七年）昔者𡨸固猾夏至有称伯父而侄黎

覺終歸烏有而貝織香瓔迦槃井欄之俗三百七年間且變而

衣裳矣自洪分庚寅破闍槃至景興丙申阮文岳重修九計百七年昔者翁固猾夏至有称伯父而侵黎号天佚而匿粵而今安在哉淳皇以鬼窟蟻穴視之宜矣以上見占城考並洪分征占詔

辰惟景興丙申三十七年阮岳起变之四年也乃因而都焉廣其東而直椽周十五里崇其垣墉砌以蜂石高一丈四尺厚二丈門增為五前面二左為新開門右為衙門衙門昔南門也衙门故占南门岳初因之後以左偏右又當宮门前不便搂雜乃於其左增開一门謂之開门右仍昔後稍左左則色裂池而内之焉今官路館舊處其左門也東西南北西北三角各起土山蓋被圖辰所築也城西築昇耳堤以衛水也西南築南郊坛以祭天也城内築子城

正中構八角殿（今武公塻處）後為正寢殿前為八角樓（今昭忠祠是）左右建祠堂二（其左祀岳祖考 其右祀妻祖考）樓前為卷蓬宮兩边環其翼廊為視事之所宮之前為三開門亦名卷蓬門（武云南樓門）門之前即衛門也又于金山（即樿卯山岳命名也）建武廟（祀九天玄女并古良將）遺址存焉城中石猊石象（猊二立武公墓前 象二立昭忠祠前）城外石公石人（石公見後石人在城西北郭外無效）則占故物也岳帝其城十二年與弟惠（即北平王僭号光中）不睦惠舉兵臨城襲三塔山憑高放射岳勢窘哭告于偽祠至有皮鍋煑肉之嘆尋請和龍骨之為要害如此癸丑偽泰多十六年也其冬岳死城為光瓚（惠子僭号景盛）所據又十七年己未夏我

世祖高皇帝收復更名平定城平定之称自始也乃命掌後軍

其冬岳死城為光瓚（惠子僭号景盛）所據又十七年己未夏我
世祖高皇帝收復更名平定城平定之称自始也乃命掌後軍
武公諱性禮部吳公諱從周留鎮庚申春賊將阮光耀武文勇
復圍之武公堅壁以守按據經潭奄骨多竪屯柵為持久計辛
酉夏我師進克富春返兵入援則二公皆死節矣方二公之被圍
也耀勇築回面長壘悉富春之勁銳以攻城大兵外援累年不
解時御舟註（駐）蹕施耐汛未忍撤援以北圖也二公審表具陳偽都
空虛可取狀并進取之策款潛達焉有阮氏者知簿潘文漢妻
也慷慨請行途间偶為賊所獲極法拷訊終不洩自赴水

死二公具知之乃另委該隊某竟得達焉迨城中食盡武公謂吳公曰勢殆矣城中何人辜死城圍責也公文臣也且曲全一城人以俟命焉吳公曰城存俱存城亡俱亡文武均是臣也余安忍自圖全也乃歸署仰藥焉武公方整衣冠望北拜叙自盡倏聞報馳往則已死矣公遂返八角殿自火焉辰五月二十七日也公之子也有一妾一僕請殉之公不可乃各自縛於左右殿柱以示必死及火發俱逝焉今公墓右小墳其僕墓也嘉隆初年祭文有曰使襟襟朝北闕阮火光爞妹毗忠肝指渚巖誓余孤城戰甘苦叺啗味正氣紀寔也壯哉二公之得死也異哉閻樂之有所遇也夫以賊將之猛莫耀勇若三載力攻不下城之可恃固也而固挽其勢使他

嗜味正氣紀寔也壯哉二公之得死也異哉閻槃之有所遇也夫以賊將之猛莫耀勇若三載力攻不下城之可恃固也而固撓其勢使他不能返顧國都非二公之力放迨富春既復二公遂與閻槃終大定後即地建祠而八角樓臺永為双忠香火之地過者不能不慨嘆於斯也壬戌以後營鎮皆因之自嘉隆十二年撤取蜂石移建今省城在綏遠安義綏福康直二村地而槃城遂鞠為田澤矣今自館驚東北行經土山轉而西至什塔橋城址也有塔巋然當城之中也占仙塔立馬山四望無際左之泓然清淺者裂池也地廣約三十畝俗号泡飭其北圜而窄者為力訟池其湾然而貫穿者水溝也傍池崗阜

壢疊若隱若現故占之東門可迹也黎壽域彤橋而登神武軍折閑而八土人犹誌其處焉右之崗峦茸起為西門内翼者全山也山之東有祠翼然昭忠祠也前案三山一起一伏蜒渚来龍盤盤曲曲竜骨山也山古有塔号三塔山今曰鴈塔以地名也按三塔之名昔矣自阮岳始隳之今属鴈塔村地又名鴈塔山也越史註云闍槃城依竜骨山以為固以形名也又云山上有塔四座盖兼仙翅而数之也一作十二座一作三十五座則無攷矣或以阳隆山多竜骨木因指竜骨山且阳隆在城西北十里何滁固足恃他山則更遠矣當以鴈塔為是山傍有石公寺相傳有古蛇槃王遺蹟也寺有石公二或云釋迦佚樂多佚或云善公悪公狀貌魁梧俗号翁殴相傳占故物也寺之左半壁澄泓半月池也池深而廣如上弦日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鑿也城東七里孤峯尖峻山口揷天為城之鎮也仙井山也山巔有石井故名一云烏山又名罵山其北数里塔峯算

口捍天為城之鎮也仙井山也（山巔有石井故名 一云鳥山又名罵山）其北數里塔峯聳起者福祿塔也艮方淵淵涵而磬折者靈胡也（湖在東方北隅容納什塔溝之水廣大深長其形如磬折有水族之灵今四辰漣漪天方旱水忽变白或赤次日大雨）坤方水交而委分者鉄江也江有四支一從安泰江而下徑鉄柱山為鉄柱江一從濁水蔟而來徑鱷潭山（一名鉄柱山）為鱷潭江一徑城南而東為石堰江一徑城西而北為畀尾江其東里仁新堰湊會處也所謂環垣以水也占城之背有什塔崗崗前有名藍焉唐僧燠碧和尚卓錫處也（黎正和四年建）扁額什塔弥陀寺

顯尊孝明皇帝御賜也其西隣江里許鬱〻葱〻遠韻松風者

文廟也　庙東玆里有頹壘址故遆仁府城也（城在符吉縣珠城村谲槃城北里許昔阮岳率蛮兵下遆仁城攻殛摠祥即此後岳修築谲槃城以居亦謂遆仁城而旓址廢矣）

貼北西山曽嶺上下盤居玆百里翠筭千萬重者阮岳發跡之處也（曽嶺一名風山即西山也山上屬蛮中岳招集蛮兵處連是山下岳所居也）

北之層岩鱗次者逋鉦石盘大山也（逋鉦屬符吉石盘屬符美）遥貼其東

溶漾濵濛韜涵於虎磯鳫渚之間混港口也（即施耐汎慄膚尊征占單至施耐混港石口播官軍次倚恍洞）

顧貼其南主山（即阳安山）筭起奔馳雲真延亘百里其左虬蒙

山也層累而東迤邐而北臨乎大海之西南埕穴逶邐秋氣冲

山也層累而東迤邐而北臨乎大海之西南埕穴逶邐紆氣冲
天者倚忙峝也占人之喜陳人之恥至今口碑在焉縱目横看
尺寸千里迤延綠野迭混碧天其高下清幽之致砑然嶔然瀹
然窈然無不合形輔勢效伎于塔臺之下此闍槃之大致也今
其江　垣故址荒烟野草懷然在目千餘年憑恃除
阻剗削消磨惟餘仙翅一塔　哉或曰克於陳破於黎
復於西廢於　本朝固闍槃之不幸也然占亡
而槃在城亡而塔在則不亡者存矣夫三塔什塔可壞也（什塔前有占城塔十座故名岳隱泰之也）
仙翅安能久存城之不亡以昭忠祠也双忠精英長在陽耐間

今而後士大夫聞其風者莫不欽問樂而眙拜故城有光榮焉而
其在（存）也長矣況投江赴火四烈昔當與樂親矣夏夷之產雖異英
烈之氣一也黃江金領不移灵爽亦与之長留矣顧彼則夷也於
則微也君子或忽之矣不然其必有叩樂城而詢故事而樂之韻
事愈顯矣嗟夫使天下之凡為男子者尽如双忠天下之凡為婦
女臣僕尽如四烈而何內憂外患之有哉然則樂城雖小其有
開天下風化不其大放（顯）懼夫徒知双忠之忠　完